

大事清楚 小事“糊涂”

李久兰



早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中挤进来。时钟敲了5下,我和老伴都起床了。他叠被,我做饭。

“喂!吃点儿啥?是焖点儿米饭,还是烙点儿饼?”我问他。

“什么都行。”他答道。

“那就焖点儿大米饭吧?省事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做点儿什么菜呢?”

“做什么菜都行。你愿意吃啥就做啥,你做啥我都愿意吃。”

“那就买两块豆腐炒炒吧?”

“行。”

“你就会说行,什么都行,我给你炒盘癞蛤蟆行不行?”

“那也行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你行了,我还不行呢!”我佯装生气。

最后,老伴说:“你说行就行,你说不行就不行,我听你的。”

这位什么都说“行”、脾气很好的老伴是我的新老伴。4年前,我原来的老伴去世了。经朋友们介绍,我和新老伴走到了一起。

和新老伴生活在一起,每天有无穷的乐趣。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行与不行掌握得非常明白。

厨房的活儿,我干得不太好,以前上班时,工作忙,吃饭总糊弄,做菜时该放多少盐也掌握不准。

吃饭时,我问老伴:“菜的咸淡怎么样?”

“行,挺好。”

“米饭好像水放得少了,是不是有点儿硬?”

“行,挺好。”

唉!这个人,什么性格呢?问他什么都是“行”“挺好”,一点棱角都没有,纯粹是个“老面瓜”。

后来,和他相处时间长了,我发觉他并不是对什么事情都说“行”。有些事,不符合他的意志,他也会说“不行”。

搬入新居时,他要让他的大女儿一家三口跟我们一起住。我觉得50多平方米的一套住房,住5口人太拥挤了。再说,万一我和他的大女儿相处得不好怎么办?我不同意。

没想到,他这个整天这也“行”,那也“行”的人,搬新居时不带他的大女儿,他就是说“不行”。我气愤地说:“你带你的大女儿,那就别要我!”他说:“大女儿也带,老伴我也要。”我说:“我们的关系处不好怎么办?”他胸有成竹地说:“保证能处好。”“保证能处好,那就处处试试吧!”他看我同意了,那个“行”字,又满屋飞舞了。我们和他大女儿一起居住后,关系还真处得挺好。他的大女儿对我很孝敬。外孙女更可爱,住一起不久,就成了我的“小尾巴”,跟我特别亲。

原来,老伴是大事清楚,小事糊涂。



老爸的小菜园

我老爸今年87岁了。他在自己家的小菜园里种了不少菜。他常说,人虽然老了,但也要适当运动、劳动,这样,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。

韦殿禄 摄



我的学习参谋

王玉良

这些年来,我在写稿、学书法、学戏方面有些收获,都是得益于我的学习参谋,我很感谢她。

我的学习参谋,就是我的老伴。我的老伴,初中文化,教过十几年书,喜好听戏、赶集,可谓见多识广,对一些事物还常常有独到的见解。我很少出门,喜欢做宅男。老伴从外边回到家,常常将见到、听到的新鲜事念叨给我听,我会耐心地听,有时还会打破沙锅问到底。她讲的一些市井见闻,常常成为我写稿的素材。有时,我会虚心向老伴请教。我写《文化

村》一稿时,老伴对村里的变化了解得多,先后向我提供了“某某的姑姑支持他上大学”“某某家盖了楼、买了汽车”等素材,丰富了我的写作内容。我写了稿,她往往是第一位读者,也常常提一些意见,使稿子增色。

近几年,比较清闲,我爱上了书法。我写了书法作品,便挂起来,让老伴提意见。老伴常常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,比如字的大小不一样啦,某字写歪啦,某个笔划长了等等。我常虚心地说:“我重新写。”县里举办书法展,我写了好

几副对联,准备送去参展。看来看去,不知选哪一副好,我就请老伴拿主意。她一副副地比较,最后选了一副。你猜怎么样?还真被展会选中了。

我有时也学段京剧什么的,学了就唱给老伴听。她听后便指出哪句跑调了,哪一句拐弯的弯不对,我就重新练习。在她的指导下,我学了好几段京剧,时常跟戏友们一起唱上一出。

老伴是我的生活伴侣,也是我学习的参谋。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,我很感谢老伴。

父亲爱上跑步

刘亚华

有一天,父亲说要跑步,并说自己去街上跑一跑就行了。看他轻描淡写的态度,我断定他是说着玩的。

第二天起床后,我没看见父亲,母亲说他下楼跑步去了。噢,去跑步了?还真说到做到。半小时后,父亲回来了。他气喘吁吁的,左手提了几杯豆浆,右手拎了一袋煎饼。我问:“爸,您不是去跑步吗,怎么去买早餐了?”他呵呵笑着回答我:“我是去跑步了呀,我在街上跑的,看到早点摊子,自己买了两个煎饼吃,觉得味道还不错,就给你们带几个尝尝。”

吃了香喷喷的早餐,我们对父亲赞美有加,鼓励他天天跑步。这样,他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发现更多的早餐品种,让我们一饱口福。这样一连几个星期,父亲早上都会出门跑步,不过,有时候,还不到半小时他就回家了;有时候,一个小时还没见人影。

他从没给自己规定目标,既

不看速度,也不看里程,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跑者。

父亲跑步回来,经常给我们讲跑步途中的见闻。路边新开了什么小店,又有什么店铺挂牌转让,或者跑步途中遇见了什么故友,父亲总会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。他说他一边跑,一边看风景,哪条路上新添了什么绿植,哪条路上开了什么花,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有天早上,父亲打来电话,嚷嚷着让我看直播。原来,雨后初晴,父亲出去跑步时,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彩虹。他干脆停下来,给彩虹拍了很多照片,发了个朋友圈。他后来想到我很多年没见过彩虹了,干脆给我来了个现场直播。那一天,也许是心情特别好,他跑了5公里才回家。

哎,父亲这种不追求跑步数据的态度,才让他发现一路都是好风景,因此才能坚持下来吧。这种跑步法,使父亲健康快乐,体重降了一些,精神好了很多,更重要的是,他已经把跑步当成和吃饭、睡觉一样的平常事。我相信父亲会长久而健康地跑下去,一直跑到天荒地老。

“夫妻组合”乐晚年

胡书森

我和老伴,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业余文化生活诸方面,始终互帮互学、配合默契,被老朋友们一致称为“最佳夫妻组合”。

退休后,老伴加入了老年大学朗诵班,我则参加了老年文学社。从此,我们晚年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、有声有色。平时,我喜欢鼓捣些文字,每当我完成一篇散文或一首诗歌作品,老伴便会充当我的第一位读者。她经常帮我纠正错别字,并如实提出阅读后的感受。我则根据老伴的意见,认真对作品进行修改。一旦作品被刊物发表,老伴又是第一个朗诵者。她会诚心诚意地征求我对朗诵的意见,而我则从作者的角度,讲

讲创作意图,并对她在朗读中对情感的处理上提出个人看法。老伴听后,一遍又一遍地试读,直到我满意为止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在我们的金婚之年,我创作了诗歌《金婚誓言》和《夕阳下的长条椅》。因为我们二人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,所以老两口在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上心有灵犀,特别一致。听到老伴声情并茂的朗诵后,我深深地被打动了,一桩桩、一件件的生活故事历历在目。此时此刻,我感到了自己作品的成功,也感悟到朗诵的魅力和声音的美感。这种文字与声音的有机结合,让我对“夫妻组合”的存在价值有了进一步认

识。

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我便以笔作刀枪,积极投身到抗疫斗争中。这期间,我写了大量的抗疫诗歌作品,而我的老伴不仅充当我作品的朗诵者,还把些作品积极推荐到老年大学朗诵班和市内各朗诵艺术团体。这些抗疫作品受到了本市朗诵爱好者的欢迎,他们先后组织了几场线上或线下抗疫诗歌朗诵会,为我市的抗疫斗争做了宣传。此时的我,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,情不自禁地吟诵出两句拙诗:比翼双飞献余热,“夫妻组合”乐晚年。

